



北史

七四



リ 8
1735
214



U8
1735
214

北史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氏
 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之
 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
 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
 朝以為勞弊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
 詳記焉道武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
 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
 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
 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納太延中



魏川屯園
氏書用南

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隨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爲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賜拜受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旣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使者烏孫王爲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

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惟我爲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且牧犍事主稍以慢隋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牧犍涼州旣平鄯善國以爲虜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爲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及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爲十六國分其地爲四域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蔥嶺以西

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蔥嶺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隋開皇仁壽之間尚未云經畧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藩諸國至罽賓得瑪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嘉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

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亡失書所存錄者二十國焉魏時所來者在隋亦有不至今總而編次以備前書之西域傳云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蓋以備其遺闕爾

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卽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其弟素延者入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燉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太武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燉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勅

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太武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杖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卽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善米率衆內附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蔥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

百里其地方百千里蒲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馳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卽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卽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真君中太武詔高涼王鄯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鄯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

文未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遙望救援帝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害當時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帝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爲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政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是以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帝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周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

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云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犍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大延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

權於摩國故烏秣國也其王居烏秣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十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太武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爲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爲之屈後太武切讓吳提吳提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燉煌病死朝廷

壯其節賜謚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遣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飢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卽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不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巳校尉並居

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燉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人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太武時有闕爽者自爲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爲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爲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爲蠕蠕所并蠕蠕以闕伯周爲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爲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爲高昌王五年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燉煌人張孟明爲王後爲國人所殺

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翹嘉爲左右長史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
玄奉表朝貢請師逆接求舉國內徙孝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
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棧水儒遣嘉禮
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
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
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
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
榆中人旣立又臣于蠕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
蠕主伏圖爲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爲高車所徙
入於焉耆又爲嚙噠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
第一子爲焉耆王以主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
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

發涼州兵三千人迎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餘遣使獻珠像白
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至唯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
朝貢宣武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
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
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卽於理未帖
何者彼之眚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
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
得便如來表也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朝廷不許正光
元年明帝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
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
博士明帝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
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

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爲郡公後遂
隔絕至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嘉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
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其
國周時城有一十六關至隋時城有十八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
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官有令尹一人比中
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
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戶部兵部等
長史也次有五將軍曰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也次有
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
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
狀斷決評章錄記事訖卽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
位並無書唯每早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

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
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畧同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
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
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
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無有
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
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
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
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
而從煬帝卽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
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
令國中曰先者以國處邊荒境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

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善之下詔曰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諸華世祚西壤昔因多難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踰沙忘阻奉貢來庭削衽曳裾變夷從夏可賜衣冠仍班製造之式然伯雅先臣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于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不敢改也自是歲令貢方物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畢那卽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畧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

夫並翦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爲絲唯克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嶮頗剽劫中國使太武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齋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迴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圍員渠鳩尸畢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距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畢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翫殊方譎詭難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

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卽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畢邠走山中猶覲城不拔得還其國旣見盡爲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千餘人而已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卽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獅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賦稅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氈饒銅鐵鉛麀皮毼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犂牛等東有

輪臺卽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卽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關城戍寇竊非一太武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姪置女市收男子鐵以入官土多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雞鷲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餽餽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癩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隋大業中其王白蘇尼啞遣使朝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可數千人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役屬龜茲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役屬龜茲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役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十里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蔥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璇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關三字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者二千人南有黃河西帶蔥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鍛汗國千里南去

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

里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眉以餽餉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卽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紉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

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癥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爲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藩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

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蔥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請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

鑛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毼毼赤麀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萆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畧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仍還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

有名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盤贊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教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削若髡或翦半鬢及繫牌於項以爲恥辱犯強盜繫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爲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勲人卽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

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使隨昱貢方物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二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國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翎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霸翎侯都護淩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盼頓翎侯都薄茹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翎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臚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旣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蔥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獻條支國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滂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都王城分爲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

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阿鈎羗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波路國在阿鈎羗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溼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羗同類焉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羗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爲器物市用錢他畜諸國同每使朝獻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騾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汗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馬騾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忽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伏施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桃五果土宜五穀

嚧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

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畧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要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鬪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明帝遣賸伏子統宋雲

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畧云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至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入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噉噉

渴槃陀國在蔥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噉噉

鉢和國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麩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噉噉一道西南趣烏菴亦爲噉噉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噉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蔥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陀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噉噉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鬪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鬪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卽謂雀離佛圖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素冠七寶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髮幪以皂巾丈夫剪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篳篥婚姻喪制與突厥同

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
勤脩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犂牛黃金硃沙財香阿薩那香瑟
瑟麀皮氍毹錦疊多蒲桃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
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婁康國
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平頭王坐金
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
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隋煬帝卽位遣司
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西百餘里有畢
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東南立屋
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置牀上巡遶而
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
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會貳於突厥射
匱可汗滅之令特勒旬職攝其國事南去鍛汗六百里東南去瓜
州六千里旬職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

女國在蔥嶺南其國世以女爲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
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
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
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
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
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鎡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
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黨項戰爭其女王死國
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

死剥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甕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肉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衆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

跋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朱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國都蔥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掛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收馬於穴所

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

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闢人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
馳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
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
貢方物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
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
五十里西去小女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
遣使貢方物

烏那遏國都烏澣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
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
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
方物

穆國都烏澣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爲隣其王姓昭武
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
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
瓜州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漕國在蔥嶺之北漢時屬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
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
俗重淫祠蔥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鑠爲屋以銀爲地
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
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犂牛金銀鑕鐵毘鴉朱
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
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
方物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效焉西域雖通於魏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羈縻勿絕之道及隋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烏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

兆罹其苦載思卽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來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案西域開於徃漢年世積久雖離併多端見聞殊說此所以前書後史踳駁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但可取其梗槩夫何是非其間哉

北史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亡本姓名其王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蠕車鹿會既為部帥歲貢馬畜貂豹皮冬則徙

西川中鳳閣氏肅府印

列傳第八十五終

西川中鳳閣氏肅府印

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表立地粟表死其部分爲二地粟表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縕紇提附衛辰而貳於魏魏登國中討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舉落請降獲縕紇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誥歸之社論斛律等并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縕紇提西遁將歸衛辰道武追之至拔那山縕紇提復降道武撫慰如舊九年曷多汗與社論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社論數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旣而社論率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

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高車斛律部社論兇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子啟拔吳頡等十五人歸于道武社論旣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及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道武以拔頡爲安遠將軍平棘侯社論與姚興和親道武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素古延諸部社論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社論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彊部帥日拔也稽舉兵擊社論逆戰於頰根河大破之後盡爲社論所并號爲彊盛隨水艸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

常所會庭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
豆代可汗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蠕蠕之
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卽爲稱號若中國立謚旣死之後不復追
稱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爲頑囂每來抄掠駕牝
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牝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
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今社
論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
興五年社論聞道武征姚興遂犯塞入自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
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論從弟悅代
大那等謀殺社論而立大那發覺大那等來奔以大那爲冠軍將
軍西平侯悅代爲越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論寇邊永興元年
冬又犯塞二年明元討之社論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

衆部落立社論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北
并賀術也骨國東破譬曆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觚干等
百數十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元年與
馮跋和親跋娉斛律女爲妻將爲交婚斛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
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爲勝斛律
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爲勝遠至他國黎遂
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廬後伺其出執之與女俱嬪于和龍
乃立步鹿真步鹿真立委政樹黎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導
社論破諸部落社論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真與社論于社拔共至
叱洛侯家姪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爲主遺大
檀金馬勒爲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焚其珍寶
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發軍執步鹿真及社拔絞殺之

乃自立大檀者社論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爲上谷侯大檀率衆南徙犯塞明元親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及墮指者十二三及明元崩太武卽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太武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太武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太武顏色自若衆情乃安先是大檀弟大那與社論爭國敗而來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爲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還二年太武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閒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青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部

落駭驚北走神麇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擊破之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太武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術士張深徐辯以天文說止帝帝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卽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鼃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爲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於沙漠南舍輜重輕襲之至粟水大檀衆西奔弟匹黎先典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

月車駕次于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
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
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匹八
月太武聞東部高車屯巴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遂遣左
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暨巴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萬大檀
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
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吳提南偏邏者二十餘人太武賜之
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帝厚賔其使而遣之延和三
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納吳提妹爲夫人又進爲
左昭儀吳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帝
大悅班賜甚厚至大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
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

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爲二道
陳留王崇從六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于阜刻
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艸軍馬多死五年車駕
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稽敬建寧王崇
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
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頽山吳提之寇也
留其兄乞列歸於北鎮諸將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于陰山之北
獲乞列歸歎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
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於漠南而還真君
四年車駕幸漠南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
出東道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
將爲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吳提遁走追至頽根河

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漠南欲襲吳提吳提遠遁乃止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帥爾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那衆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頽率衆數千落來

降乃刊石記功而還太武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子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皇興四年子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爲前鋒隴西王原賀督諸軍爲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之濱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但爲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年子成求通婚娉有司以子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之帝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子成知悔前

非遣使請和求結婚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爰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子成每懷譎詐終獻文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廐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孝文志在招納許之予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子成死子豆唘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稱太平元年豆唘性殘暴好殺其名臣候鑿堊石洛候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魏通和勿侵中國豆唘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八月孝文遣陽平王

頤左僕射陸叡並爲都督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唘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西走自立爲主豆唘與叔父那蓋爲二道追之豆唘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唘頻爲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爲天所助欲推那蓋爲主那蓋不從衆強之那蓋曰我爲臣不可焉能爲主衆乃殺豆唘母子以尸示那蓋乃襲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宣武不報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唘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蕃禮欵誠昭著者當不孤爾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

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宣武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車
爲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
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
延昌二年冬宣武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事遂
停寢醜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侯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
征高車大破之禽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二年又
遣使侯斤尉比建統奚勿六跋鞏顧禮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明
帝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
以蠕蠕蕃禮不備之意初豆輪之死也那蓋爲主伏圖納豆輪之
妻侯呂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
求募不能得有尼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爲醫巫假
託神鬼先常爲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

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潔七日祈請天
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
會國人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賜牛馬羊
三千頭地萬旣挾左道亦是有姿色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
其國政如是積歲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不
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鑿
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旣而地萬恐懼譖祖惠於醜奴醜奴
陰殺之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萬醜奴怒
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敗還爲母與其大臣
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爲主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
發率衆數萬以伐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魏阿那
瓌母侯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爲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九

月阿那瓌將至明帝遣兼侍中陸希道爲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爲使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此中侍中崔光黃門郎元纂在近郊並申宴勞引至闕下十月明帝臨顯陽殿引從五品已上清宮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已下及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已下升殿阿那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特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二叔升位於羣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瓌啟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日官高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在於阿那瓌弟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所啟立於座後詔遣舍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帝前詔引之阿那瓌再拜跪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之阿那瓌又言曰臣祖

先已來世居北土雖復隔越山津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暇遣使以宣遠誠自頃年已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爲主故遣鞏顧禮等使來大魏實欲虔修藩禮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與主兄卽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徹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臣爲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倉卒輕身投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萬里分張本國臣人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剪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卽得報讎以雪大恥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下聖顏難覩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啟謹

以仰呈願垂昭鑒仍以啟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阿那瓌朔方郡公蠕蠕主賜以衣冕加之輅蓋祿從儀衛同于戚藩十二月明帝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啟請切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義爲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明帝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一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氍赤漆槊十張并白氍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墨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袍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雜絲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

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麩八石榛麩五石銅烏鎗四枚柔鐵烏鎗一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疋駝百二十頭牝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黃門元纂郭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奔地豆干爲其所殺推婆羅門爲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明帝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青具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汾侯斤丘升頭六

人將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啟七月阿那瓌啟云投化阿那瓌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領送臣積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駟宣旨慰喻阿那瓌并申賜賚九月蠕蠕後主侯匿伐來奔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又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修義尚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事黃門侍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

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卽漢晉舊鄯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恩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旣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計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爲其造構功就聽還諸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准程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稟在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旣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明帝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

謀叛投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所討禽之三
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爲田種詔給萬石四年阿那瓌衆
大饑入塞寇抄明帝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
見阿那瓌爲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并公私驛馬牛羊
數十萬北遁謝孚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
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洛陽明帝臨西
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
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昌元
年春阿那瓌率衆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齋雜物勞賜阿那瓌拜受
詔命勒衆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尅捷四月明帝又遣通
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雋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
落旣和士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伐可汗魏言把攬也十月阿那

瓌復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鞏鳳景等
朝貢及還明帝詔之曰北鎮羣狄爲逆不息蠕蠕主爲國立忠助
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爾朱榮隣接其嚴
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啟更欲爲國東討但蠕蠕主世
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敕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
頻使朝貢建議初孝莊詔曰夫勲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
阿那瓌鎮衛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刊跡狼山
銘功瀚海至誠旣篤勲緒莫酬故宜櫛以殊禮何容格以恒式自
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勾
蘭樹升伐等朝貢并爲長子請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詔以
范陽王誨之長女瑯琊公主許之未及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
阿那瓌爲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時舍人元翌一稱爲化政公

主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納阿那瓌女爲后加以金帛誘之阿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遂率衆度河以廢后爲言文帝不得已遂敕廢后自殺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掠幽州范陽南至易水九月又掠肆州秀容至於三推又殺元整轉謀侵害東魏乃囚阿那瓌使温豆拔等神武以阿那瓌兇狡將撫懷之乃遣其使人龍无駒北還以通温豆拔等音問始阿那瓌殺元整亦謂温豆拔等不存既見无駒微懷感愧興和二年春復遣龍无駒等朝貢東魏然猶未款誠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齊神武因遣相府功曹參軍張徽纂使於阿那瓌間說之云文帝及周文旣害孝武又殺阿那瓌之女妄以疎屬假公主之號嫁彼爲親又阿那瓌度河西討時周文燒艸使其馬饑不得南進此其逆詐反覆難信之狀又論東魏正統所在言其往者破亡歸命魏朝保護得存其

國以大義示之兼詐阿那瓌云近有赤鋪步落堅胡行於河西爲蠕蠕主所獲云蠕蠕主問之汝從高王爲從黑獺一人言從黑獺蠕蠕主殺之二人言從高王蠕蠕主放遣此卽蠕蠕主存大國宿昔仁義彼女旣見害欺詐相待不仁不信宜見討伐且守逆一方未知歸順朝廷亦欲加誅彼若深念舊恩以存和睦當天子以懿親公主結成姻媾爲遣兵將伐彼叛臣爲蠕蠕主雪恥報惡纂旣申齊神武意阿那瓌乃召其大臣與議之便歸誠於東魏遣其俟利莫何莫緣游大力等朝貢因爲其子菴羅辰請婚靜帝詔兼散騎常侍太府卿羅念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使於阿那瓌八月阿那瓌遣莫何去折豆渾十升等朝貢復因求婚齊神武請遂其意以招四遠詔以常山王隲妹樂安公主許之改封爲蘭陵郡長公主十二月阿那瓌復遣折豆渾十升詣東魏請

婚三年四月阿那瓌遣吐豆登郁久閭譬渾侯利莫何折豆渾侯
煩等奉馬千疋以爲娉禮請迎公主詔兼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
孟韶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用器物齊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
渥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匿伏侯利阿夷昔掘菹提棄之伏
等迎公主於新城之南六月齊神武慮阿那瓌難信又以國事加
重躬送公主於樓煩之北接勞其使每皆隆厚阿那瓌大喜自是
朝貢東魏相尋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號隣和公主妻齊神武
第九子長廣公湛靜帝詔爲婚焉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譬
掘侯利莫何游大力送女於晉陽武定四年阿那瓌有愛女號爲
公主以齊神武威德日盛又請致之靜帝聞而詔神武納之阿那
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汗拔姻姬等送女於晉陽自此東魏邊塞
無事至於武定末使貢相尋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

之後中原喪亂未能外略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爲強盛稍敢驕大
禮敬頗闕遣使朝貢不復稱臣天平以來逾自踞慢汝陽王暹之
爲秦州也遣其典籤齊人淳于單使於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
阿那瓌因入洛陽心慕中國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黃門之
屬以單爲祕書監黃門郎掌其文墨單教阿那瓌轉至不遜每奉
國書隣敵抗禮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往來不絕天保三年阿那
瓌爲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侯利登注子
庫提並擁衆奔齊其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四年齊文宣送登
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其國人仍立登注爲主又
爲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其國人復立庫提爲主是歲復爲突厥所
攻舉國奔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納蠕蠕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
子菴羅辰爲主致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于朔方突

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蠕蠕貢獻不絕五年三月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黃州瓜堆虜散走時大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蠕蠕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帝又北討蠕蠕大破之六月蠕蠕帥部衆東徙將南侵帝帥輕騎於金川下邀擊蠕蠕聞而遠遁六年六月文宣又親討蠕蠕七月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是時蠕蠕既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遂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驛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縛蠕蠕王已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並配王公家

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人爲部下所殺更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帝女丘不勤死子莫槐立本名犯道武諱莫槐遣弟屈雲攻慕容廆慕容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慕容廆於棘城復爲慕容廆所破時莫槐部衆強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憚之莫槐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於棘城廆子翰先戍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爲人患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爲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爲翰所虜翰馳

使告虜乘勝遂進及晨而至虜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巖率衆逆擊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指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貢於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虜虜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龜屯堡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跋堆襲虜子仁于栢林仁逆擊斬悉跋堆虜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人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晃迭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伐晃而莫渾荒酒縱獵爲晃所破死者萬餘人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爲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晃徙

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被賣爲漁陽烏丸子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猶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王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律使將人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強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上馬四五萬騎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爲已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浚使務目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常山封龍山下大破之務目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疋磾從弟末波等率五萬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臥無警備之意勒因其懈怠選募勇

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爲父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浚歸于遼西自此已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溲焉人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已也如此就六眷死其子幼弱疋禪與劉琨世子羣奔喪疋禪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叔羽鱗及末波而奪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疋禪劉羣爲末波所獲疋禪走還薊懼琨禽已請琨宴會因執而害之疋禪既殺劉琨與羽鱗末波自相攻擊部衆乖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以拒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疋禪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季龍擊段文鴛于樂陵破之生禽文鴛疋禪遂率其屬及諸塲壁降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因立陸眷弟護遼爲主烈帝時假護遼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

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季龍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於平岡山遂投慕容晃晃殺之鬱蘭奔石季龍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合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率衆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薊儁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

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鬪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爲榮結言旣定男黨營車闢馬令女黨恣取上馬祖乘出闢馬主立闢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卽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旣而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良馬父母弟兄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鬪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殺羊然火

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栝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塋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爲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爲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艸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武襲之大破其諸部後道武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牛馬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分命諸將爲東西二道道武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駁髡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

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諸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卽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拒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敕犍爲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爲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蠕蠕社論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之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論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之其國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臥不起社論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賜爵孟都公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

戈陷陣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之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用五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謚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表統烏頻破之道武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爲部落後太武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巴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太武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于巴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牛馬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艸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氊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游遶歌

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
孝文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爲
主相率北叛游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
軍江陽王繼爲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
相率而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
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唘氏八
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
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豆唘之世蠕蠕亂離國部
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軍高車之衆十餘萬
落太和十一年豆唘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
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之曰候婁訶勒猶魏言大天
子也窮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

居北窮奇在南豆唘追討之頻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
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爲天子
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此而自豎立當爲天子討除蠕蠕孝文
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
隨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
高車各賜繡袴褶一具雜絲百匹窮奇後爲嚙噠所殺虜其子孫
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
威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妻謀害
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衆心衆共殺之
立其宗人跋利延爲主歲餘嚙噠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
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旣立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方一
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絲六

十匹宣武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嘽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倚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蠕蠕王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爲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匹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真貢其方物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王醜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腳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嘽噽經數年嘽噽聽彌俄突弟伊訇還國伊訇旣復國遣使奉表

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訇復大破蠕蠕蠕蠕王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訇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鞞一副繖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一枚詔給之伊訇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訇而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爲蠕蠕所破伊訇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爲蠕蠕所破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爲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旣而病死初道武時有吐突隣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爲唇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道武親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又有紇突隣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爲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道武勒衆親討焉慕容麟率師來會大破

之紇突隣大人屋地韃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栢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并州遂反將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尅死者數千人道武聞之遣安遠將軍庫兵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

有侯呂陵部衆萬餘口常依嶮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爲寇於苦水河八年夏道武大破之并禽其別帥焉古延等薛于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道武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丐奔其部道武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道武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虛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

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盡劫掠總服之及平統萬薛于種類皆得爲編戶矣而帥屯山鮮卑別種破多蘭部示傳王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壯力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遵討之放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迸其後爲赫連屈丐所滅又黜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襲而獲之又越勒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論曰周之儉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鄯塞之際猶皆東胡之緒餘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馳鳥赴候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

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剪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
極銳凶器不戢益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狡狄強弱之由滑虜
服叛之迹故備錄云

北史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終

魏川中鳳蘭
氏書而南甫

北史卷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

魏川中鳳蘭
氏書而南甫

突厥

鐵勒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
氏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
殺之乃刎足斷其臂棄艸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
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
於時若有神物授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
內有平壤茂艸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
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
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者率

北史卷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

部落出於穴中臣於蠕蠕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眾襲蠕蠕破之卒弟阿逸可汗立又破蠕蠕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族叔稱爲木杆可汗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爲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借號兜鍪突厥突厥因以爲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阿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旣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劔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跋斯處折施山卽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

爲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卽納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卽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蠕蠕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眾五萬餘落恃其強盛乃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銀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周文帝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疋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

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闕氏也亦與齊通使往來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賴山且死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是爲木杆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瑠璃剛暴勇而多知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嚙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氊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氊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

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旣神情脅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徵發兵馬及諸稅雜畜刻木爲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候月將滿轉爲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斨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

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艸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勢面如初死之儀表爲坐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塋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艸樹謂爲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至不知年曆唯以艸青爲記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醅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重兵死恥病終大抵與匈

奴同俗俟斤部衆旣盛乃遣使請誅鄧叔子等周文帝許之收叔子已下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周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保定元年又遣三輩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連結之以爲外援初恭帝時俟斤許進女於周文帝契未定而周文崩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於是詔隋公楊忠率衆一萬突厥伐齊忠軍度陁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尅俟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還言於武帝曰突厥甲兵惡賞罰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難制馭由此者使人妄道其強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懼但虜態

詐健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武帝不納是歲侯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侯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往逆女天和二年侯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侯斤復貳於齊會有雷風變乃許純等以后歸四年又遣使貢獻侯斤死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爲步離可汗居西方自侯斤以來其國富强有凌轢中夏之志朝廷旣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齊有沙門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謂他鉢曰齊國富强皆爲有佛法遂說以因緣

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十人并誦律他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建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爲之復讎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拒戰兵敗死之武帝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策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許仍寇并州三年始遣使奉獻且迎公主爲親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詎往諭之始送紹義他鉢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者我當率兄弟以事

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而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三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傷宗祀絕滅由是悉衆來寇控弦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孺據周槃皆爲虜敗於是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

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慮懼周交之厚各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靈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回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在路之人務於耕織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而遠鎮偏師逢而摧剪未及南上遽已奔北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後達頭前攻酒泉子闐波斯揖怛三國一時旣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沙

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隣皆願誅勦部落之下盡異純人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祆作將年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唯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饑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地赤土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練兵羸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尅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人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頴右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

戰皆敗走時虜饑不能食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旣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旣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文帝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釁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卽是翁此是女夫卽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

今重叠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
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
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
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
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
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
曰我伯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
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屈乃頓顙受璽
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慚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
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
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
略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

白道川內有詔許之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
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禽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略其妻子官軍
爲擊阿跋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
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
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
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
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戎狄莫
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伏惟
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
心有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當令侍子入
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子臣窟合真等奉表
以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

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合真為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詔許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齋尾首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為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為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墾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閨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同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王今根本反同枝葉願

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僕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禽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生死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穎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穎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為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卒其眾奉雍虞閨為主是為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閨遣使詣闕賜物二十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勒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為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

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陷之時沙鉢略子曰涿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曰當殺大義公主方許婚突利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因突利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

禮妻以宗女義安公主上欲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涿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爲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爲元帥左僕射高頴率將軍王察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道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涿干盡殺其兄弟子女遂度河入蔚州涿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涿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涿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涿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歸其心六月高頴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涿干爲意利珍豆啟人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啟人上表謝恩

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爲啟人畜牧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尋遣其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啟人上又發兵助啟人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啟人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隨可汗憐養百姓蒙恩赤心歸服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涂干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世萬世長與大隋與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敗於恒安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啟人北征斛薛等諸

姓初附於啟人至是而叛素軍河北逢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掠啟人男女雜畜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追之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啟人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旣渡河賊復掠啟人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復破之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啟人遂有其衆遣使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啟人及義城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帛萬三千段啟人及義城公主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着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

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令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詔曰君子教人不求變俗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仍璽書答啟人以爲磧比未盡猶復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必改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啟人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千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褒寵之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中沂金河而東北幸啟人所居啟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氍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頰頰至屠耆接踵來索辨擊羶肉韋韞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啟人及王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啟人所啟人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

持高麗使見敕令牛弘宣旨謂曰朕以啟人誠長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回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使人甚懼啟人乃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蕃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爲廢朝三日其子吐吉立是爲始畢可汗表續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援兵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至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處邏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

號泥橛處邏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邏可汗居無恒處終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閭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月聚祭神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邏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處邏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書慰諭之處邏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邏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啟人與處邏國其勢敵耳今啟人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

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於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甚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恩於啟人天子從之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恠一句稱臣喪奴匈之國也處邏聞之瞿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邏曰啟人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旣以遠道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邏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啟人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

天子又以義城公主妻於啟人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斗拔國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

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愛其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不日之後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喻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盡道帝曰往者與突厥遞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旣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上天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

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設牧事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行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啞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曷截撥忽比干其海曷比悉何嗟蘇拔也末謁達等有三萬許兵得疑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素咽篋促薩忽

等諸姓八千餘拂東赫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唄昏等近二萬人比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艸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掠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啟人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逆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子也啞爲小可汗旣敗莫何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

是不絕云

論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九甚焉種落實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抄爲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率兵寇掠屈伸異能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憑陵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

請盟好求結和親乃曰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啟人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彊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雁門之圍俄屬羣盜並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人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應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抵拒率其羣醜屢隳亭鄣殘敗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爲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戶寔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

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北史卷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終

魏川中鳳尊
氏蘭何南甫

北史卷一百 鳴

序傳第八十八 鳴

軍 鳴 鳴 軍

軍

魏川中鳳尊
氏蘭何南甫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
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靈隸
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於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
隱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
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
或在秦在魏者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別孫慳為魏文侯興
富國之術焉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
名興族為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二子平燕
內德子信為秦將虜燕太子丹信孫元曠仕漢為侍中元曠弟仲
翔位太尉仲翔討叛羌於素昌一名狄道仲翔臨陣殞命葬狄道

川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
仲翔曾孫廣仕漢歷文景武三帝位前將軍立功沙漠廣子當戶
椒敢當戶子陵戰歿匈奴椒敢歷侍中郎中令關內侯生子禹位
至侍中並事具漢史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
宗生博士況況生孝廉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臨
淮太守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生雍雍字儁熙仕
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遠晉舉秀才爲
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雍生弁字季子高亮果毅有智局晉末
大亂與從兄卓居相國晉王保下卓位相國從事中郎保政刑不
修卓率宗族奔于張寔弁亦隨焉因仕於張氏爲驍騎左監弁本
名良妻姓梁氏張駿謂弁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孫何以目其
舅氏昔耿弁以弱年立功啟中興之業吾方賴卿有同耿氏乃使

名弁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封安西亭侯卒年五十六贈武衛將軍
建初中追謚景公子昶字仲堅幼有名譽年十八而亡建初中追
謚簡公涼武昭王暠字玄盛小字長生簡公昶之子也遺腹而誕
祖母梁氏親加撫育幼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長
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曆及其同
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土之分
家有騮黃馬生曰額駒此其時也及呂光之末段業自稱涼州牧
以昭王爲效穀令而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中從事燉煌索仙
等以昭王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昭王初難之會
宋繇仕於業告歸言於昭王曰兄忘郭曆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
昭王乃從之尋進號冠軍將軍稱蕃于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
索嗣構昭王于業乃以嗣爲燉煌太守率騎而西昭王命師擊走

之於是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昭王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
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依寶融故事昭王乃赦境內建元號庚
子追崇祖考大開霸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備置寮案廣
關土宇屯玉門陽關大田積穀爲東討之資立靖恭堂以議朝政
閱武事焉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爲序頌以
明鑒誠之意當時文武羣公寮佐亦皆圖讚所志五年改元爲建
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歸表於晉是歲乃自燉煌徙都酒泉又
以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通表建鄴于時百姓樂業請勒銘
酒泉乃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又有白狼白兔白雀
白雉白鳩等集于園間羣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
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昭王從之上己日
讌于曲水命羣寮賦詩昭王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最

諸子焉昭王以緯世之量爲羣雄所奉兵無血刃遂啟霸業乃修
燉煌舊塞薨謚曰武昭王廟號高祖陵號建世武昭王十子譚歆
讓愔恂翻豫宏眺亮世子譚早卒後主諱歆字士業武昭王第二
子也武昭王薨府寮奉爲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
大赦境內改元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在位四年爲沮渠蒙遜
所敗國亡武昭王以魏道武皇帝天興二年立後主以明元皇帝
太常五年而亡據河右凡二世二十一年世子重耳奔於江左遂
仕於宋後歸魏位弘農太守卽皇室七廟之始也後主弟讓字士
遜雅量凝重善於謀略位寧朔將軍領西羌校尉輔國將軍晉燉
煌太守新鄉侯贈驃騎大將軍謚曰穆讓弟愔字士正位晉昌燉
煌太守愔弟恂字士如有幹略位酒泉燉煌太守遇家國之難而
終恂弟翻字士舉小字武疆英雄秀出有雄略位車騎將軍祈連

酒泉晉昌郡大守翻弟豫字士寧位西海太守豫弟宏字士讚位前將軍中華令宏弟眺字士遠位左將軍眺弟亮字士融位右將軍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晉昌太守翻之子也沈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遇家難爲沮渠蒙遜囚於姑臧歲餘與舅趙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其遺衆之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禮接甚得其心衆皆爲之用每希報雪屬太武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南歸燉煌遂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誠太武嘉其忠欵拜懷達散騎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乃鎮燉煌四品已下聽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還除內都大官文成初代司馬文鎮懷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薨年

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冲公業早卒承字伯業少有謀略初寶欲歸欵僚庶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速定大計於是遂決寶仍令承隨表入賀太武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鑒裁爲時所重文成未以散侯出爲龍驤將軍滎陽太守爲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弟彥虔蕤並孝文賜名焉韶雅爲季父冲所知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修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依例降侯爲伯兼大鴻臚卿黃門如故孝文將創遷都之計韶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曰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

國莫尚於此帝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仍爲詹事肆州大
中正出爲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帝自鄴還洛韶朝於路帝言及庶
人恂事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也宣武初徵拜侍中領七兵
尚書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商同咸陽王禧之逆免除
官爵久之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議律令及呂苟兒反於秦州除
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事平
卽真璽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百姓多不安業韶善
撫納甚得夷夏之心孝明初自相州刺史入爲殿中尚書行雍州
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清簡
愛人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冠當時明帝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
車騎將軍賜劔珮貂褊各一具驛騶馬一匹并衣服寢具韶以年
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

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旣連接百姓素聞其德州
內大安正光五年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贈帛七百匹贈使持節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文恭旣葬之後有冀
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冢數日方還其遺愛如
此永安中以尅定秦隴功追封安城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長子璆
字道璠溫雅有識量魏永平二年釋褐太尉府行參軍累遷尚書
倉部郎中後汝南王悅爲司州牧悅性質疎冗情識不倫朝廷以
璆器望兼美閑於政事擢爲悅府長史兼知州務甚得毗贊之方
因除司州別駕遷光祿少卿永安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襲封安
城縣伯又除司徒右長史仍兼尚書及遷都於鄴留璆於後監掌
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尋兼給事黃門侍郎監典書事出爲東徐州刺史爲政清靜人吏

懷之解州還以老疾不求仕進齊受禪追與兼前將軍導從於園丘行禮又攝護軍陪神武神主入太廟與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德耆舊被徵過事卽絕朝請文宣亦曾命與預華林宴顧訪舊事甚重之天保四年卒年七十二子詮字世良任城郡守贈涇州刺史子伯卿太師府參軍事伯卿子師上聰敏好學雅有詞致外祖魏收無子惟有一女生師上甚愛重之童亂便自教屬文有名於世後與范陽盧公順俱爲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之康寺三少爲物論推許若此隋煬帝居蕃奏爲王府記室終於楊州詮弟謚字世安位高陽郡守司農卿安州刺史謚子千學齊武平中尚神武女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南青州刺史謚弟誦字世業位假儀同三司臨漳令誦弟世韞太子舍人殿中郎與子孫繁衍時人號其宅爲孝

東徐村與弟瑾字道瑜美容貌有才學特爲韶所鍾愛清河王懌甚知賞之懌爲司徒辟參軍事轉著作郎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修儀注王盧卽瑾之外兄臨淮王彧謂瑾等三儁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及明帝崩上謚策文瑾所製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子產之字孫儁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其舅盧道將稱之曰此兒風調足爲李公家孫位北豫州司馬子仲膺字公祀以學行稱位太子洗馬仕周爲東京少吏部上士隋開皇中卒於荊州總管司馬產之弟儁之字曼容清通好文學齊天保初歷太子洗馬行陽翟郡守爲政清靜吏人稱之遷尚書考功郎中遇文宣昏縱見害時人寃之儁之弟壽之位梁州中從事性貞介不負於人壽之弟禮之位司徒騎兵參軍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

言終不獨死未幾禮之脚上發腫夢妻云煮小麥漬之卽差如其
言反創而卒禮之弟行之字義通小字師子簡靜善守門業多識
前言徃行而不以文學自名居喪盡禮與兄弟深相友愛仕齊歷
位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帶青州長史任城王敬憚之州人號曰李
御史仕周爲冬官府司寺下大夫隋開皇初封固始男除唐州下
澁郡太守稱疾不行卒行之風素夷坦爲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
道深所愛好常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揚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
思出囂塵時人以爲實錄及疾內外多爲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
士之道也貧旣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塋
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終於某所年將
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
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死益生者物之用死者

少有風望位司徒主簿卒贈太常少卿子士方有雅望位高都太
守燮弟爽字德明弟充字德廣弱冠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夤西
討德廣爲行臺郎募衆而征戰接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覺寶夤
有異志挺身歸闕朝廷加爵辭而不受寶夤遂於万俟醜奴同反
大行臺爾朱天光討之請德廣爲從事中郎天光用其計遂定秦
隴以功除中散大夫痛父非命終身不食酒肉妹夫盧元明嗟重
之子士英有文才王遵業以女妻之次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
時鄭子默有名於世僧伽曰行不適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牆
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其言尚書表叔德來候僧伽先
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及卒叔德爲懷舊詩
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世言其見重如此僧伽弟法藏內清介位
員外郎德廣弟德顯位散騎侍郎贈東秦州刺史德顯弟德明敦

重有器局位高陽太守贈光祿少卿光州刺史彥弟虔字叔恭太和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宣武初遷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關宣武聞虔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授虔別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爲別將與都督元遙討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爲光祿大夫加平西將軍兼大司農出爲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追論平冀州之功賜爵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領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宣景長子暉字仁明位尚書左外兵郎

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絕二子夷道行之弟疑之字惠堅光州中從事非其所好僂俛而就秩滿徑還冀州棗強野舍凝之明本艸藥性恒以服餌自持雖年將耄及而志力不衰篤好古文精心典禮以之終老未嘗懈倦隋仁壽中卒產之兄弟並有器望邢才爲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殮衣無常主易之而出時以爲實錄諸婦相親皆如姊妹蓐之死諸弟不避當時凶暴行喪極哀趙郡李榮來弔之歎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欲與連類卽日自名勞之瑛弟瓚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卒贈漢陽郡太守子修年開府參軍早亡韶弟彥字次仲有學業孝文初舉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爲元士尋行主客曹從事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掌咸未周備彥留心考

定號爲稱職孝文南伐彥諫曰臣以爲蕞爾江閩未足親勞鑾駕
頻表雖不見納而以至誠見嘉及六軍次於淮南徵爲廣陵王羽
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州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
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爲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左長史
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事尋徵拜河南尹還至汝陰復敕行徐州
事尋徵拜平北將軍平州刺史遷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
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漬之害朝
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爲河南尹遷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勳轉度支
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時破六韓拔陵等反於北鎮二夏
幽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甚嚴正光五年六月城人薛珍劉慶杜
超等因四方離叛突入州門害彥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永安中
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孝貞子燮字德諧

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度支尚書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子
褒章武郡守褒弟奭汲郡守並以幹局見知暎弟仁曜位員外散
騎侍郎太尉錄事參軍與兄暎同於河陰遇害年三十八贈散騎
常侍左將軍兗州刺史子撫字道熾學尚有風儀魏武定中司空
長流參軍齊天保末爲尚書郎終於光州司馬仁曜弟皓字仁昭
位散騎侍郎亦遇害河陰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子士元士操武
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事皓弟曉事列於後虔弟蕤字延賓歷部
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子諺字義
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太守莊帝初
濟廣二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節閔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
真第七弟太常少卿義邕同爲爾朱仲遠所害義邕莊帝居藩之
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卽位特蒙信任爾朱榮之誅義邕預其事

由是並及禍節閔初諺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
真贈前將軍齊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諺次弟義順
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並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
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承弟茂字仲宗文成末襲父爵鎮西將軍
燉煌公孝文初除長安鎮都將轉西汾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爲光
祿大夫歷西兗州刺史例降爲侯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
滿以疾求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中山自
是優遊里舍不入京師卒年七十一謚曰恭侯子靜字紹安襲位
東平原太守卒子遐字智遠襲遐有几案才位河内太守從孝莊
南度河於河陰遇亂兵所害事寧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
書右僕射秦州刺史封盧鄉伯靜弟孚字仲安恭慎篤厚歷汝南
中山二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爲

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孚弟安粗涉書史位北海王顥
撫軍長史顥爲關西都督復引爲長史委以戎政卒於軍贈征虜
將軍涼州刺史茂弟輔字叔直有器望解褐中書博士遷司徒議
曹掾太和中孝文爲咸陽王禧納其女爲妃除鎮遠將軍潁川太
守帶長社戍輔綏懷招集其得邊和卒於郡贈征虜將軍秦州刺
史謚曰襄武侯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祕書郎孝文每云此
李氏之千里駒稍遷通直散騎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宣武初兼
給事黃門侍郎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
以文學知名年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冲誅高聰邢
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愉府參軍坐兄事
賜死仲尚弟季凱沈敏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
免遂寓居晉陽沈廢積年後歷位并州安北府長史孝明崩尒朱

北齊書卷一百一十四
十
榮陰圖義舉季凱預謀及莊帝踐祚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封博平
縣侯加散騎常侍祕書監中軍將軍後介朱世隆以榮之死謂季
凱通知於是見害孝武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
史季凱弟延慶位陳留太守金紫光祿大夫延慶弟延度衛將軍
安德太守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孝文初兼散騎常侍使高
麗以稱旨還拜常山太守真定縣子遷懷州刺史進爵山陽侯加
安南將軍河內公轉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後拜安遠將軍敕與
征南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陽烏等攻赭陽各不相節度諸
軍以敵強故班師佐逆戰爲賊所敗坐徙瀛州車駕征宛鄧復起
佐假平遠將軍統軍以功封涇陽縣子沔北旣平以佐爲廣陽王
嘉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別鎮新野及大軍凱旋孝文執佐手
曰沔北洛陽南門卿勉爲朕善守孝文崩遺敕以佐行荊州事佐

在州威信大行邊人悅附前後歸者二萬許家尋正刺史宣武初
徵兼都官尚書卒年七十一贈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遵豪爽
有父風卒於司空司馬贈洛州刺史子果襲位司空諮議參軍坐
通西魏見殺遵弟東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
酒肉因屏居鄉里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爲參軍事累遷濟
州刺史卒贈殿中尚書相州刺史東弟挺字神雋小名提少以才
學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歷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荊州刺史時
梁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板神雋循
撫兵人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熊襲衍等赴援敬宗退
走時寇賊之後城外有露骸神雋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孝明末
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神雋憂懼乃故墜馬傷足仍
停沔郡有詔追還莊帝卽位以神雋人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

追論固守荊州功封千乘縣侯轉中書監吏部尚書神儁意尚風
流情在推引人物朱榮有所用人神儁不從見怒懼啟求解官
除右光祿大夫尋屬朱兆入京乘輿幽執神儁遂逃人間孝武
初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
除驃騎大將軍華州刺史入爲侍中薨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
司徒公雍州刺史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
族多所諳記篤學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
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滎陽鄭伯猷常云從舅爲人
物宗主在洛京時琅邪王誦亦美神儁故名其子曰儁庶其似之
梁武帝雅重其名常云彼若遣李神儁來聘我當令劉孝綽往其
見重如此頸多鼠乳而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
狎比遷鄴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儁曰爲

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沙苑之敗神儁策眇馬而走曰丁掾
力馬倒曰丁掾誤我其不拘若此旣不能方重識者以此爲譏喪
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
競二家鬩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以神儁
爲鳳德之衰冲字思順承少弟也本名思冲孝文改焉少孤爲承
訓養承常言此兒器重非恒方爲門戶所寄冲雅有大量隨兄至
滎陽時牧守子弟多侵亂人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
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獻文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
雜流輩重之孝文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字以修敕敏慧
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唯立宗主主督護
所以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冲以三正所由來遠於是創三
長之制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羣臣多有不同

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常分包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詞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爲難更無異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必數千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服御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沖家素清貧於是室富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構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陷常求退避沖每慰撫之護後坐賊罪懼必不濟沖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沖從甥陰始孫貧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主見沖乘馬

而不得官後自陳首始末沖聞大驚執始孫以狀欵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名孝文帝謂沖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孝文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孝文雖自下筆無不使訪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俱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孝文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侯拜廷尉卿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建拜太子少傅孝文初依周禮制夫嬪之列以沖女爲夫人及營明堂詔沖領將作大匠與司空長樂公亮共監興繕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軼孝文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首之前

孝文曰今大軍將邁公等更欲何云沖進請曰發都淫雨士馬困弊矜喪反旆於義爲允孝文曰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敢以死請孝文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孝文仍喻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勤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鑾卽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幾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安王禎進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行見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都中土以制帝京周公啟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請上安聖躬下慰人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

乃示爲大舉因以脇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所言者於是定都洛陽尋以沖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侯車駕南征以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遷尚書左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泉縣侯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取南之計決矣所行之謀必定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旣家國大事宜其君臣各盡所見沖曰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帝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然咫尺寇戎無以自安理須如此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將如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

郊兆新起宮寢皆資於沖勤志強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近制几案盈積劊劊在前初不勞馱也然顯貴門族榮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年纔四十而鬢髮斑白姿貌甚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孝文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尚書爲孝文知待便謂非復藉沖更相輕背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沖頗銜之後孝文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其表嗟歎久之旣而曰道固可謂隘也僕射亦爲滿矣沖時震怒數責彪前後憊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罵辱詈沖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

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餘日卒時年四十九孝文始聞沖病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務使我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懷及聞沖卒爲舉哀於縣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書褒述其美曰百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於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二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孝文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孝文臥疾望墳掩涕久之遣太常致祭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沖亡沒之故言及流淚其相痛惜如此子延寔字禧性溫良少爲太子舍人宣武初襲父爵清泉縣侯莊帝卽位以母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東道大行臺都督青州

刺史朱兆入京乘輿幽繫延寔以外戚見害於州館孝武帝初
反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
謚曰孝懿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
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
性豪俠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陷法見害尋
詔復公爵子道端襲彧七子並彭城王勰女豐亭公主所生以道
德仁義禮智信為名第四子義雄有識悟勤學手不釋書仕齊位
瑯琊郡守義雄弟禮成最知名禮成字孝諧年七歲與姑之子蘭
陵太守榮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人曰此兒平生未嘗
回顧當為重器及長沈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在魏歷著作郎太
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
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

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修陽侯拜遷州刺
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為亂上表固諫
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齊將席毗羅精兵拒帝禮成力
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歷北徐州刺史戶部中大夫禮
成妻竇氏早沒知隋文帝有非常之表遂聘帝妹為繼室及帝為
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
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累遷襄州總管左大將軍時突厥屢為
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以疾徵還京終於家
子世師位度支侍郎禮成弟智源有器量仕齊卒於高都郡守智
源弟信則方雅廉慎齊武平中位南陽王大司馬屬信則形短中
書侍郎頓丘李若戲之曰弟為府屬可謂名以定體信則曰名以
定體豈過劣弱尋除尚書倉部郎中入周為東京司門下大夫隋

開皇中卒於沔州刺史或弟彬字子儒其父延實旣別封彬襲祖爵清泉縣侯位中書侍郎卒於左光祿大夫贈驃騎大將軍光祿勳齊州刺史謚曰獻子桃杖襲彬弟彰位通直散騎侍郎從父在青州同時遇害贈左將軍瀛州刺史延寔弟休纂小字鍾羌頗有父風位終太子舍人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雍州刺史追封樂涇縣公後進封高陽郡公子昂襲昂魏末爲廣平郡太守齊天保中卒於光祿卿昂子道隆有才識明剖斷仕齊位并省尚書左丞隋開皇中爲尚書比部侍郎休纂弟延孝位尚書屯田郎中於河陰遇害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進封臨潁縣公韶從弟仲遵有器業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定州開府參軍累遷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逆叛相續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及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

安怙後明帝又遣詔

盧同爲行臺北出慰勞同疑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人劉安定就德興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已逐仲遵害之詔從祖抗自涼州渡江左仕宋歷晉壽安陸東萊三郡太守抗子思穆字叔仁有度量善談論工艸隸爲當時所談太和十七年攜家男自漢中歸魏位都水使者及車駕南伐以本官兼直閣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樂平子宣武踐祚進爵爲伯累遷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卒於營州刺史贈安東將軍華州刺史有子十四人嫡子斌襲位散騎侍郎早卒斌兄獎字道休爲莊帝所親超贈思穆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謚曰宣武獎以戚里恩澤賜爵廣平侯歷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黃門郎司徒左長史行瀛州事齊天保初兼侍中冀瀛滄三郡大使觀察風俗還拜魏尹卒贈齊州刺史中書令子瓌位中書舍人黃門郎韶族弟琰之字景珍小字墨蠡

少知名號曰神童從父冲雅所歎異每曰與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内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爲行軍參軍苦相敦引冲又遣信喻之久乃應召尋爲中尉李彪啟兼著作佐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黃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祕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爲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之後太好射獵以示威武余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修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梁國襲州城遂被囚執修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修延還推琰之釐州任孝武初徵兼侍中車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朝廷悼惜之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論經史百家無不悉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旣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常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願也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身名疾勞世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强前後再居史事無所編輯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常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二子綱慧並從孝武帝入關中綱位宜州刺史儀同三司子充節少慷慨有英略隋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位上柱國武陽郡公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

京師上怒之充節素剛憂憤卒子大亮曉字仁略太尉虔之子也
少有簡素博涉經史早有時譽釋褐員外郎散騎侍郎余朱榮之
立孝莊曉兄弟四人與百僚俱將迎焉其夜曉衣冠爲鼠噬不成
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曉乃攜諸猶子微服潛行避難東郡行
至成臯爲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
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難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
海孫賓碩乎曉以信有長者之言乃具告情實信乃厚相資給以
免永安初授輕車將軍尚書左右主客郎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
夫又除前將軍太中大夫天平初遷都于鄴曉便寓居清河依從
母兄崔陵鄉宅陵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居焉時豪右子弟悉
多驕恣請託暴亂州郡不能禁止曉訓勗子弟咸以學行見稱時
論以此多之曉自河陰家禍之後屬王途未夷無復宦情備在名

級而已及遷都之後因退私門外兄范陽盧叔彪勸令出仕前後
數四確然不從武定末齊文襄嗣事高選寮采召曉及前開府長
史房延祐並爲外兵郎後徙平西將軍太尉府諮議參軍事除頓
丘太守天保中頻歷廣武東二郡太守所在有惠政爲吏人所懷
卒於郡年五十九贈本官將軍海州刺史三子伯山仲舉季遠超
字仲舉以字行於世性方雅善制白晳美鬚眉高簡宏達風調疎
遠博涉經史不守章句業至於吉凶禮制親表咸取則焉弱冠仕
齊爲襄城王大司馬參軍事時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令長之徒
率多寒賤奏請革選妙盡高資仲舉與范陽盧昌衡等八人同見
徵用以仲舉爲司州修武令仲舉莅以寬簡吏人號曰寬明于時
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恩寬之政武平初持
節使南定州人並是蠻左接帶邊嶂仲舉具宣朝旨邊服清謐朝

廷大嘉之還授晉州別駕及周師圍晉州外無救援行臺左丞侯
子欽內圖離貳欲與仲舉謀憚其嚴正將言而止者數四仲舉揣
知其情乃謂之曰城危累卵伏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
而還中止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危急旦夕不謀意
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僕射高氏恩德
未深公於皇家沒齒非答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
言子欽懼泄夜投周軍城尋破周將梁士彥素聞仲舉名引與言
及時事仲舉曰世居山東受恩高氏今國維不張遠勞師衆不能
死於臣道豈敢干非其議士彥曰百里左車不無前事想亦得之
見逼不已仲舉乃曰今者官軍遠來方申弔伐當先德澤遠示威
懷明至聖之情弘招納之略令所至之所歸誠有地所謂王者之
師征而不戰也士彥深以爲然蓋相知重初城敗之後公私蕩然

軍人簿帳悉多亡毀戶口倉儲無所憑據事無大小士彥一委仲
舉推尋當絲髮無遺於軍用甚有助焉鄴城平仍將家隨例入
關仲舉以親故流離情不願任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宣猷留不
許去固辭乃得還鄴尋有詔素望舊資命州郡勒送仲舉懼嚴命
而至補秋官賓部上士深乖情願乃取急言歸隋開皇中秦王俊
鎮洛州召補州主簿友人蜀王府記室范陽盧士彥謂仲舉曰丈
人往經徵辟每致推辭何爲徒勞之任忽爾降德仲舉笑曰屈伸
之事非子所知尋被敕追赴京朝廷以仲舉婆娑州里責黜左降
爲隆州錄事參軍尋以疾歸以琴書自娛優遊賞逸視人世蔑如
也會朝廷舉士著作郎王邵又舉以應詔以前致推遷爲責除冀
州清江令未幾又以疾還後以資例受帥都督洛陽令彭城劉逸
人謂仲舉曰君之才地遠近所知久病在家恐始時論且爲武職

差若自安仲舉曰吾性本疎惰少無宦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
半級所言武職挂徐君墓樹耳竟不起終於洛陽永康里宅時年
六十三當世名賢莫不傷惜之二子大師行師大師字君威幼而
爽悟神情警發標格嚴峻人並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
好學無所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
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召補主簿寬當時位望又與大師年
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敬曰名下故無虛士今者非以
相勞自望坐嘯有託耳每於私室接遇恒盡忘年之歡俄而以資
調補左翊衛率尋除冀州司戶參軍煬帝初改州爲郡仍除信州
司戶書佐及大業暮年王塗弛紊居官者率多侵漁皆致潤屋大
師獨守清戒無所營求家產益致窘迫郡丞鞠孝稜益相歎服曰
後於歲寒此言於公得之十年遷渤海郡主簿及竇建德據有山

東被召爲尚書禮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京師因送同安公主
遂求和好使畢還至降州而建德違約又助世充抗王師於武牢
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世充建德尋平遂以譴徙配西會州
大師少時嘗筮仕長安遇日者姓史因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
鄭師萬河東裴寂同以宿衛簡入文資各使視卽日官位及將來
所至史生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君終致台輔鄭非直
今歲虛歸後歲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君才雖不減趙元叔恐
賦命亦將同之言子同亦無遠到時大師弟行師亦預賓貢因問
史生吉凶生曰此郎雖非裴君之匹亦至方伯旣而大師及子同
裴寂並以資補州佐師萬當年差舛明年而齊資不叙師萬任益
州新都縣尉及武德初裴寂任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至是遷
播因獨笑曰史生之言於茲驗矣行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

使者邛州刺史皆如史生之占大師既至會州忽忽不樂乃爲羈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賦異之召至河西深相體重日與遊處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而恭仁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爲吏部尚書大師復還會州武德九年會赦歸至京師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與大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惟新人思自效方自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俶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輯前所修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爲沒齒之恨

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輯之暇晷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啟延壽修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卽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凡八代

爲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爲改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爲詳正因徧諮宰相乃上表表曰臣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誠之方率由茲義逮秦書旣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新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並已見重前修無俟揚權洎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略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冲襟用紆玄覽深嗟蕪穢大存刊勒旣懸諸日星方

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汚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爲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爲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爲勸獎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爲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旣夙懷

幕尚又備得尋聞私爲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
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
代共爲部秩除其冗長摭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
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疎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
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旣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未經
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謹言

